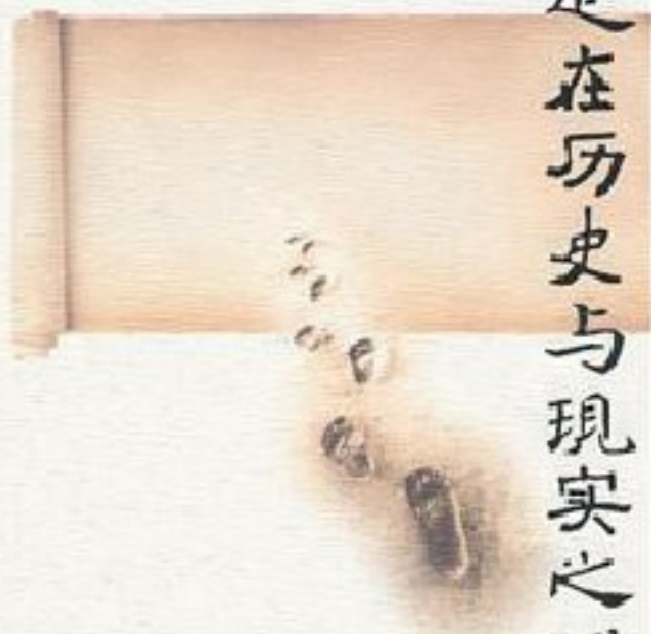


游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王立群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王立群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公众学术话题)

ISBN 978-7-301-18215-4

I. ①游… II. ①王… III. ①社会科学 -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7539 号

书 名: 游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著作责任者: 王立群 著

策 划 组 稿: 王炜烨

责 任 编 辑: 王炜烨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8215-4/K · 0736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180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吕后二题

顺势与逆势

吕后临终前曾一再交代吕禄、吕产：大臣们对自己违背刘邦“白马盟誓”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你们千万不要为我送丧，以免离开军营而为人所制。

此言说明吕后临终前对吕氏宗族的命运非常担心。

应当说，这一担心并不为过。历史恰恰证明了吕后的担心是正确的。因为，吕后临终之际发现吕氏宗族已经陷入了功臣派的围剿之中。

吕后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人，按理说她不会将自己置于十分危险的政治危机之中。为什么一个如此精明的政治家却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关键在于逆势与顺势。

其一,刘邦生前,吕后杀韩信、诛彭越,并未给自己和吕氏宗族带来危险,因为,此时吕后打的是顺势牌。刘邦与韩信、彭越的关系在刘邦灭项之后已经走进了历史的拐点,即由“共天下”的伙伴走进了“家天下”的政敌。所以,即使吕后不出面杀韩信、诛彭越,刘邦也要诛杀韩信、彭越。因此,吕后杀韩信、诛彭越,都得到了刘邦的默许和支持。

其二,萧何、张良、陈平都或明或暗地参与了刘邦诛杀功臣的行动。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指的就是萧何直接参与诛杀韩信之事。陈平的伪游云梦,更是生擒韩信的一简妙计。张良表面上看,似乎没有直接卷入诛杀韩信、彭越的活动,但是,这么一个足智多谋的谋士,为什么却没有向刘邦进一言?张良身为帝王之师,深得刘邦信任,他是有可能将刘邦和开国功臣的关系调整得好一点的,但是,张良此时竟一言不发。当年楚汉相争,张良一会儿是吐“八难”阻止刘邦分封;一会儿是踩刘邦的脚让他不要当着韩信使者的面发火,八面来风,多出奇计。可是,项羽一死,刘邦称帝,张良再也不轻开玉口了。这些“功臣”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诛杀韩信、彭越的活动。

由于有了刘邦和其政治集团重要成员萧何、张良、陈平的参与,吕后尽管在诛戮功臣时表现得非常残酷,但是,她的这些作为并未给自己及吕氏宗族带来灾难。

惠帝的去世是吕后失去理智的拐点。

惠帝在世时,吕后由于有希望而无危机,因此,她并未采取非常过激的措施。



吕后的大败笔是她的封诸吕。刘邦与大臣们的“白马盟誓”在汉初大臣中影响非常之大。王陵公开顶撞吕后封诸吕，打的就是“白马盟誓”的旗帜。“非刘不王”已成为刘邦去世之后“功臣派”信守的一个重要原则。汉文帝之时，汉景帝秉承其母窦太后的意旨要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当时的丞相周亚夫又是坚决抵制。“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默然而止。”到了汉景帝之时，而且是窦太后出面提议，封的又是当今皇后的兄长，但是，丞相周亚夫仍然予以阻止。“白马盟誓”在汉初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吕后硬要往“非刘不王”这根高压线上撞，只能是自取灭亡。

此时吕后的一大失误是逆势而为。

吕后明明知道大臣们坚决反对封诸吕为王，她却偏偏要逆势而行。尽管她在世之时，可以凭借着巨大的权势保持局面不至于失控，但是，自己过世以后呢？

聪明的吕后此时已经是利欲熏心啦！她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过于相信自己对局面的控制能力，结果必然是误人误己。

顺势而为的吕后，势如破竹；逆势而为的吕后，惊弓之鸟。

人生顺势与逆势，可不慎哉！

识人之明

吕后的另一大失误在于乏识人之明。

按照常理,吕后当不乏识人之明。但是,大量史实证明:吕后虽有政治家的眼光,却缺乏政治家的识人之明。

吕禄是吕后自封的大将军,主掌北军。汉代京城南北二军,北军势力胜过南军。但是,最先放权力的是吕后最为倚重的这位侄子吕禄。

吕禄之失甚多:

第一,政治幼稚。误听酈寄之言,企图以交出军权来换取自己的平安。

第二,不听忠告。吕禄的幼稚最早被他的姑姑吕嬃发现,吕嬃当即判断吕氏将要灭亡了,甚至不惜将全家的珠宝掷地以唤醒吕禄。但是,这一过激行为并没有唤醒吕禄。吕禄最终还是企图息事宁人(这哪里是息事宁人之事啊)。

第三,缺乏沟通。吕禄为上将军掌管北军,吕产为相国掌管南军。吕禄即使想弃军以求安,也一定要与吕产通个信息,二人协调一致。让人非常不解的是吕禄采取如此大的动作,竟然一点都没有通报吕产。吕产是在对吕禄弃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杀的。

吕禄、吕产,本是吕后倚重的两位侄子。如此无能之辈,竟然也会被吕后选来掌管军权,保护吕氏宗族?吕氏焉得不灭族哉?

吕后作为吕禄、吕产的姑姑,应当对“双吕”的能力有所了解,却不知她缘何用此二人?吕后识人之“暗”于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项羽的残暴

项羽为人残暴是历史定论,没有谁否认项羽为人的残暴;为什么还要再谈项羽的残暴,主要是出于一点考虑:项羽的残暴与项羽的败亡有无关系?

项羽为人的残暴,最突出也最为人诟病的是他屠杀秦降卒 20 万,尽失秦民之心,终于导致项羽功败垂成。

在现实中国这个大地上,人们都认同这么一个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项羽坑杀秦降卒 20 万,如此残暴,怎么可能得到天下的民心呢?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民心,他怎么可能成功呢?

如此层层推理,人们大多认为:项羽的残暴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是他失败的唯一原因。所以,讲项羽失败的原因如果不讲他的残暴,那就是放过了最重要的原因。

我不认同这样的推理！如果历史研究真的如此简单，那么历史研究也就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和魅力。

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两句话并不错，因为这是历史的经验。我们可以找出许许多多的史实，证明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问题在于历史还有反证：项羽比秦始皇还残暴吗？

秦始皇以武力并吞六国，杀人无数，终成帝业；但是，从来没有人认为秦始皇杀人无数导致秦始皇的败亡。我们至多能说，在秦始皇的成功中已经蕴涵着二世亡国的因素，但是，这类话太具有普遍性了。哪个开国皇帝不是在建国的成功中包蕴着日后数世、数十世败亡的因素呢？如果以此作为普遍真理，那么真理也太“普遍”了。

因为秦始皇并未因生前的残暴导致秦朝在其统治之时崩溃，所以，我们不能以此作为论定秦朝二世而亡的真正原因。贾谊《过秦论》中篇专论“二世之过”，他认为秦二世如果能够改变秦始皇的暴政，施仁政，则完全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不至于迅速致亡。可见，秦始皇的残暴如果能在其继任者的手上加以变革，也就可以挽救秦朝的败亡。

项羽与秦始皇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四年之中就由人生的巅峰跌至人生的谷底，因此，将残暴列为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值得玩味。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我们做一点假设，探讨一下项羽失败的原因，就会发现：政治幼稚、军事被动，对项羽失败造成的影响比他的残暴更为重要。

如果项羽政治上成熟一些（当然，一个政治成熟的人不会像项羽一样残暴），他至少可以有三次消灭刘邦的机会：



第一次,项羽入关。

项羽率领40万大军,挟“巨鹿之战”胜利之威,兵进函谷关,却遭到刘邦兵团的阻击——不准入关。如果此时项羽认识到秦朝的灭亡是刘邦、项羽相互关系的历史拐点,那么,他就有了一个消灭刘邦集团的最佳借口——不准入关。以项羽此时的军力和威望,可一鼓作气彻底“解决”刘邦集团。

第二次,鸿门宴上。

刘邦必须来鸿门赴宴,以便给项羽一个说法、解释,否则他就会面临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不来解释,会招致军事打击;来解释,有可能遇害:二害相衡取其轻,刘邦必来!

刘邦带领一百多个随从来鸿门赴宴,岂不是除掉刘邦的最佳时机?

第三次,汉元年八月,刘邦在接受项羽分封后回到汉中仅仅三个月,就出兵关中,三秦王中除了雍王章邯还坚守在废丘外,司马欣、董翳都投降刘邦。章邯坚守废丘,整整坚持了十个月。章邯这十个月在等什么?他时时刻刻在等项羽!如果此时项羽出兵关中,与章邯里应外合,趁刘邦在关中立足未稳,至少可以将刘邦逐出关中,赶回汉中,甚至有可能一举消灭刘邦。但是,项羽此时仍然没有认清刘邦是他称霸天下的最大敌手,却置刘邦于不顾,而出兵齐地,深陷齐地不能自拔,给刘邦以可乘之机,巩固了关中之地,举兵东进,占领彭城,引发了“彭城之战”。

这三次机会,项羽如果能把握住其中的任何一次,刘邦、项羽的历史都可以重写。

项羽是“楚汉战争”时期最出色的两大军事家(项羽、韩信)之

一。项羽的军事生涯伴随其一生；但是，项羽在“楚汉战争”中最大的败笔，恰恰是军事上他太缺乏战略眼光。如果项羽在刘邦派韩信经营北方战线之前及早开辟北方战场，如果项羽在韩信开辟北方战场之初就精心应对北方战场，那么，刘邦就不可能最终在战略上形成对项羽的包围，项羽最终也不会因为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

项羽在军事上缺乏战略眼光，对他的最终失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我们把项羽的政治失误和军事失误，与项羽的残暴相比较，我们应当承认，项羽的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恰恰不是残暴。

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这个真理：失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是，我们在“楚汉战争”的现实中却看到了另一个“真理”：残暴并非项羽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至少与政治幼稚、军事被动二者相比是如此。

为什么我们承认的真理在“楚汉战争”中就不灵了呢？

第一，残暴的滞后作用。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要民心发挥作用得有一个过程。换句话说，一个统治者的残暴为天下苍生所认识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项羽的残暴表现得最集中的是两种情况：一是坑灭秦朝降军，二是对久攻不克之地的屠城。前者虽然引发了关中父老的仇恨，但是，对于天下苍生来说，屠杀秦军毕竟是让他们感到快慰的事；后者虽然令人发指，但是，这并不是项羽的常态。毕竟激怒项羽要他以屠城的方式来发泄他内心怨恨的时刻并不是那么经常，因



此,要大多数天下苍生都认识到项羽的残暴必须有一个过程。所以,像“残暴”一类丧失民心的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它不可能那么快就发挥作用。

秦始皇的残暴到秦朝的灭亡,中间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在始皇死后,二世仍然继续施行暴政。这样,民心的向背才起了作用。

第二,政治、军事的直接作用。

和民心的滞后作用不同,政治、军事上的举措往往在极短的时间就能呈现出巨大的威力。如果项羽入关后就集中力量以军事手段“解决”刘邦集团,如果项羽在鸿门宴上立斩刘邦,那么,这种举措片刻之间就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所以,我在《百家讲坛》“汉代风云人物之项羽”的系列讲座中并没有把项羽的残暴作为项羽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是把项羽的政治幼稚和军事被动作为项羽失败的两大主要因素进行了重点分析。

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提到项羽的失败总会让人想到项羽的残暴呢?

我们太喜欢重复我们已知的真理(包括“民心得失”与“天下得失”的关系),我们太喜欢以我们知道的真理来解释历史现象;既然项羽已经失败了,既然他为人非常残暴,那么,残暴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首选的项羽败亡之因。

历史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真理并不是万能的,真理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解读历史现象的最好方法是具体分析。

刘邦二辨

“屠城”辨

项羽嗜杀，为人残暴，尤其是“屠城”（杀尽一城）一事，最为后人诟病。但是，人们只记住了项羽“屠城”，似乎忘记了刘邦也有“屠城”的记录。《史记·高祖本纪》载：“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这条历史文献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刘邦和项羽曾经联手“屠城”。对于这条文献记载，人们好像得了集体失忆症一样，都淡忘了。

“屠城”是一种发泄，更是一种威慑。但是，“屠城”的残酷历来都受到人们的严厉抨击。

刘邦不仅在反秦之战中有“屠城”的记录，而且在诛杀项羽之后也曾经想“屠城”以泄愤。

项羽自杀之后，西楚诸地都向刘邦投降了，只有

鲁地不降。刘邦闻讯,最初想率天下大军屠灭鲁地(“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但是,他后来却改变了态度。

刘邦对项羽从来都是一路追杀,决不留情;即使鸿沟议和项羽释放了太公与吕雉等人质,刘邦也不顾信义,撕毁协议,追杀项羽。为什么鲁地为项羽坚守,刘邦却放过屠灭鲁地的初衷呢?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刘邦灭项之后,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大功告成,就要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了,此时的刘邦已经在考虑“后项羽时代”的舆论主旋律了。

项羽的败亡宣告了刘邦称帝的开始,面对这么一个新时代,在舆论宣传上提倡什么,是刘邦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刘邦经过慎重思考,深知自己必须提倡忠诚;只有忠诚,才能使刚刚建立的大汉王朝不再遭遇诸侯割据、天下分崩的惨祸。要提倡忠诚,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项羽最初被义帝封为鲁公,鲁地百姓为项羽坚守城池,正是忠诚于鲁公的表现,因此,刘邦不能让自己一时的冲动破坏了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主流舆论。所以,楚地皆降,唯鲁不降引发的怒气,不能不服从于倡导忠诚的主流舆论。

正是基于这种深谋远虑,刘邦放弃“屠城”泄愤之愿,以项羽的人头昭示鲁城父兄,鲁地百姓确信项羽已经死亡,才放弃抵抗,投降了刘邦。

刘邦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因此,他愤怒之时也想“屠城”。刘邦的高明在于他懂得用理智约束感情。相比之下,项羽就显得非常不理智了。项羽只图一时之快,只想一泄了之。

“善哭”辨

刘邦因为项羽最初被封为鲁公，所以，在鲁城平定之后，便以鲁公之礼安葬了项羽，亲自为项羽主持了葬礼，并在项羽墓前大哭了一场。

刘邦此哭，非常不易！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项羽是刘邦朝思暮想都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夙敌，刘邦怎么可能哭祭项羽呢？再说对一个男人来说，想哭就哭，泪水会来得如此容易？

刘项之仇，由来已久，刘邦为除去项羽更是不惜代价，现在项羽已死，刘邦心中真可谓乐不可支，怎么可能有伤痛之情呢？既无伤痛之情，刘邦怎么可能为项羽一洒伤心之泪呢？所以，刘邦哭祭项羽，绝非伤痛，而是作秀。

《史记·汲郑列传》讲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小事：郑当时是汉武帝朝的一位正直的大臣，他的父亲郑君曾经是项羽手下的将军。项羽死后，郑君归降了刘邦。后来，刘邦下令，要求原属项羽部下的人在奏章中提到项羽时，一定要称他为“项籍”。既不许叫“项羽”，更不许称“项王”。汉时习俗，直呼其名是非常不恭敬的。如果称其字“羽”，则要恭敬得多；如果称“项王”，那当然更是尊敬了。

可是，郑当时的父亲郑君提到项羽，从不称“项籍”。要么称“项王”，要么称“项羽”，郑君这样做显然是坚守自己作为西楚国臣子的礼节，以表示自己不忘昔日的君臣之礼。

于是刘邦下令，凡是称项羽为“项籍”的原项羽部下都升为大

夫,而把坚持称“项羽”或“项王”的郑君一个人赶出了朝堂。郑君虽然为此断了仕途,病死家中,但是,他始终不愿以蔑称项羽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可钦可敬!

我们可以拿这件小事和刘邦在项羽死后为项羽举行隆重的葬礼并哭祭项羽一事相对比,从中可以看出刘邦哭祭项羽的虚伪。

此事不仅说明了刘邦的虚伪,而且还说明了刘邦对项羽的忌恨和心胸的狭隘。项羽已经自杀,刘邦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但是,刘邦对项羽仍然耿耿于怀,非要原项羽的部下提到项羽一律蔑称之,不许尊称之。可见,刘邦对项羽这个包袱一直放不下,尽管其人已死,还要口诛笔伐,再踏上一万只脚,叫项羽永世不得翻身!世人皆言刘邦心胸宽广,实际并非如此。刘邦未成气候之时,确有心胸宽广的一面,因此,他才团结了许多人才;但是,刘邦在称帝之后,心胸一点都不宽广,表现一点都不可爱。杀功臣,贬项羽,目的都是为了一己之私利,一家之天下。

刘邦以哭作秀,并非仅此一例。

汉二年(公元前205)刘邦一出函谷关,到达新城(今洛阳偃师),就接受当地一位董姓乡官的建议,为被项羽杀死的义帝举行葬礼,并在三天之中为义帝大哭了三场。(“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

刘邦为什么要在三天之中为义帝大哭三场呢?

我们只要看看刘邦哭祭义帝之后的一连串行动就可以明白。

第一,向天下诸侯发文书,宣告项羽诛杀义帝是大逆不道。(“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

于江南,大逆不道。’”)

第二,号召天下诸侯随从自己讨伐项羽。(“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从此,刘邦就处处打着为义帝复仇的旗号,作为自己东伐项羽的原因。

可见,刘邦哭祭义帝的目的是为自己树立一面正义的旗帜,宣布自己是正义之师,讨伐项羽是要为义帝复仇,诛杀以臣弑君的元凶项羽。刘邦不是个军事家,但是,绝对是一个政治家;刘邦深谙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这一真理。他需要一面正义的旗帜,就是为了在未来的“楚汉战争”中抢占一个道义上的制高点,以便利用这个制高点打赢这场战争。

因此,刘邦此哭,政治目的非常明确:为自己消灭项羽捞取政治资本。

项羽一生英气逼人,绝少流泪,唯一一次例外,是霸王别姬:

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

如果将项羽这唯一的“一哭”和刘邦的哭祭义帝、哭祭项羽这“两哭”做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

项羽是为情而哭:项羽败亡之前,只与美人虞姬哭泣而别,表现了西楚霸王柔情万种的另一面。因为项羽和虞姬此别乃生死之



别,从此,霸王出逃,虞姬自杀,永无相聚之日。

刘邦“二哭”,均非出自情伤。无论是义帝,还是项羽,关刘邦何情?刘邦的哭祭,纯粹是政治作秀。

刘项之别,判然可知。

历史最终让性格率真的项羽败得一塌糊涂,让生性虚伪的刘邦当上了皇帝:真是发人深省!